

辛亥风云三人行

辛亥女侠秋瑾

丁时良◎著



万里乘云去复来，只身东海挟春雷。
忍看图画易颜色，肯使江山付劫灰。
浊酒不销忧国泪，救时应仗出群才。
拼将十万头颅血，须把乾坤力挽回。

——《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》

祖国沉沦感不禁，闲来海外寻知音。
金瓯已缺终须补，为国牺牲敢惜身？
嗟险阻，叹飘零。关山万里作雄行。
休言女子非英雄，夜夜龙泉壁上鸣。

——《鹧鸪天》

辛亥风云三人行

辛亥女侠秋瑾

丁时良◎著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辛亥女侠秋瑾/丁时良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
2011.6

ISBN 978-7-80765-442-1

I. ①辛… II. ①丁… III. ①秋瑾(1875 ~ 1907)
—生平事迹 IV. ①K827 = 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86208 号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	450011
本社网址	http://www.hnwybs.cn
电子信箱	master@hnwybs.cn
售书热线	0371 - 65379196
承印单位	郑州市毛庄印刷厂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	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印 张	22.75
字 数	179 000
版 次	2011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30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谨以此书献给辛亥革命 100 周年

目 录

百计难消弥天怨	京师侠女困愁城//001
天真无邪颖慧女	愤感人间事不平//008
报仇雪耻灵秀地	见贤思齐少女心//017
初涉污浊炎凉世	同声相应感知音//027
湘中新风初拂面	恨感罗衣掩诗文//038
财势陆离眼缭乱	错将俗子配才媛//050
鸥鹭鸳鸯作一池	同调无人少知音//055
侠女奔波平冤案	王宅论说曾国藩//061
双亲愧悔别爱女	知音魂归离恨天//069
国仇家难知音渺	英雄聚义补金瓯//078
古国斜阳苍生泪	千里征途赴京师//090
师爷犯难救义士	坦诚携手谋新天//099
山河破碎泣国难	京师奋身斗夷顽//113
闺中阳春无解侣	青楼醉梦耻为男//122
幽燕志士血泪尽	京华满眼劫后灰//131
芝兰气质心相印	欲破愁城图新生//139
挥金戏说钱神论	骨肉分离下东瀛//146
风霜异国群英会	痛悼戊戌谋救国//156
国弱民愚感不禁	歃血明誓结同盟//167
焕卿东京荐秋瑾	锡麟绍兴纳会员//174

风霜异域磨英骨	榻前群贤论革命 // 189
富士见楼同欢庆	游子喜迎孙中山 // 202
秋瑾首赞同盟会	黄兴寓所谒孙文 // 208
粲花莲舌灵妙笔	启迪同俦向光明 // 213
锡麟捐官候补道	为灭专制谋统兵 // 224
志士从军坎坷路	浪子阴谋陷同胞 // 235
志士蹈海惊睡狮	学子东京闹风潮 // 244
南浔镇上逢知己	唤回闺梦说平权 // 263
锡麟虎穴访清吏	秋瑾巡视光复军 // 275
典衣节食办女报	热心唤醒百花魂 // 291
六万义师女协领	运筹帷幄治党军 // 298
湘赣会党兴义师	道一就义浏阳城 // 311
锡麟虎穴谋兵权	秋瑾昼夜整义师 // 318
党军受挫金华府	义师啸起玉尖山 // 325
为酬十年排满志	挖肝剖心亦泰然 // 334
已拼侠骨成孤注	赢得英名震万方 // 341
后 记	// 357

百计难消弥天怨 京师侠女困愁城

(1)

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秋天。秋瑾与丈夫反目,避居泰顺客栈的西厢房里,已经是第五天了。

京师泰顺客栈,是一座三进一出的四合院。农历九月的天气,黄叶飘落,寒意袭人。这几日客人又少,院内静悄悄的。天空阴晦,风吹落叶的响声,更添了几分肃杀的秋意。秋瑾的心情虽然比刚来时平静了些,但从当前国事、家事的悲欢离合,想到古往今来女子的命运,还是思绪万端,理不出个头绪。

这位诗思敏捷的才女,一向是有感而发,文如泉涌。但这时她心乱如麻。想写点东西,可不论怎样措辞,仍觉得“文不逮意”。时间已过了中午,她饭也没有吃,坐在案前思索了一阵,忽而想到她平时喜爱的《满江红》词调,执笔写道:

.....

身不得，男儿列，心却比，男儿烈。算平生肝胆，因人常热。俗子胸襟谁识我？英雄末路当磨折。莽红尘，何处觅知音？青衫湿！

写到这里，几点热泪滴在纸上，墨迹浸湿了一大片。她没有收拾，伏在案上抽泣了一阵，又昂起头来，掷笔于案，在屋内踱起步来，自由地思索着。

她像笼中的鸷鸟，狱中的囚徒，只有张开思索的翅膀，才是自由的。这位世代书香、家学丰厚而又刻苦好学的女子，十几岁即博览群书，又随祖父、父亲宦游福建、台湾、湖南，增长了阅历。从维新派的书刊中，初步接触了西方男女平等、博爱的自由思想，激发了她在人格、尊严、事业、名位等方面独立做人、成就事业的人生愿望。加上她热情奔放的性格，自然也有平等爱人、寻求知音的生活欲望。像古代许多颖慧的才女一样，一步不慎，使她陷入不幸婚姻的罗网。

其夫王子芳虽表面风流倜傥，其实是个纨绔子弟。对“经济”、“学问”、“新政旧政”这些秋瑾兴致很高的话题，他都索然寡味。对这种“鸱鸢鸳鸯作一池，须知羽翼不相宜”的“琴瑟异趣”的生活，她实在难以忍受，可那时又别无他路。因为当时统治舆论、统治婚姻的还是“三从”、“四德”、“从一而终”的封建观念。

当时一个少妇、少女，脆弱得简直就像一片洁白的花萼，一点风吹草动，或一个婆娘的舌尖，就能使她被玷污、被唾弃甚至被葬身沟壑。没人人为她辩污，没人知道她的清白无辜。什么“天理”、“人欲”，都被弃之不顾。即使你有旷世才、弥天胆，也无力回天！正当这不幸婚姻使她厌倦得无法忍受时，丈夫王子芳又对她施以暴力。她愤而离家出走，求得一时的宁静，在那时，这已是一个大胆的举动。

然而，出走以后怎么办？在这之前她没有认真思考过，可近几日，这是她不得不思考的问题。

(2)

秋瑾正在古往今来、浮想联翩时，忽听院中有脚步声，并有人说话：“秋小姐就在这里。”

秋瑾抬头看时，见店主人领着她亲密的女友、廉泉夫人吴芝瑛进来了。

“璇卿(秋瑾的字),你让我找得好苦!”吴芝瑛有些气喘,一进屋先往四周打量了一下,看她的义妹、这位六品官太太这几日是怎么生活的。室内陈设简单,一床一桌一凳而已。桌角有一张揉皱的纸,上面是一首草成的《昭君怨》:

恨煞回天无力,只学子规啼血。愁恨感千端,拍危栏! 枉把栏杆拍遍,难诉一腔幽怨。残雨一声声,不堪听!

吴芝瑛看后,半安慰半责怪道:“璇卿,你这样也不是办法。子芳那里,昨天我同他谈了好久,他已经感到愧疚,正托人四处找你。你也别再僵持,我看就算了结吧!”

秋瑾一见吴芝瑛进来,上前伏在她的肩上,强抑悲痛,沉默许久。双亲不在,北京城里,吴芝瑛算是她最亲近、最知己的人了。她擦了一下不觉涌出的热泪,昂起头说:“芝瑛姐,我要自己生活!离开他,我倒觉得心里舒畅。”这是她多年来第一次落泪。

秋瑾一向很少流泪,这也是她和一般女子不同的一个方面。她虽然和其他聪慧的知识女性一样,敏锐地承受着男尊女卑的严酷现实给她们的不幸,并且由于知书明理,对七情六欲仿佛也格外敏感,对人间苦、辣、酸、甜的感受比常人深刻。但她意志比一般女子坚强,还多了些风云气色,淡了些儿女情长。生活中的困厄、别人的嘲讽、痛苦的家难,都没有使她落泪,唯在这不幸的婚姻上,使她无力回天了,无奈地落泪了。

吴芝瑛看秋瑾双唇紧闭,刚毅,镇静,伸手抚着秋瑾的肩。她感到这个意志坚强的女友,此时心灵正受着极大的伤害,泛泛地劝解是不能使她解脱的,还需要从子芳那里来解这个结子。她扶秋瑾坐下说:“璇卿,当下子芳既感愧疚,正是与他辨明是非的时候。咱们多用新型的家庭观念去影响他,又有儿女关系,他会改变的,还是先回去好。”

秋瑾摇了摇头说:“观念、习性已成,难以改变。我做的努力够多了。戊戌以来,国事日危,新风新潮受着压抑。他正属当下苟安的那类人,再加上个人品质……姐姐,我要自立生活。”

她们正说着,院里又进来一男一女,男的问:“店家,有位姓秋的太太住在这里吗?”

吴芝瑛一看,是秋瑾的妹妹香莲和王家人楚五进来了。她一边掀帘子招呼他们,一边对秋瑾说:“你妹妹他们来了。”

香莲跟随秋瑾十余年了。两人朝夕相处,即使秋瑾新婚之日,也从没分离过。秋瑾出走后,她四处寻找。今日一见秋瑾憔悴的样子,进门扑在秋瑾身上,“哇”的一声哭了。“姐姐,你离家不该撇下我。身边没人,谁照顾你呀!”

楚五几天来受王子芳指派,一直寻找秋瑾,今天终于找到了,如释重负,忙上前说:“夫人,是王先生让我请你回去的。他一再交代,见到你,怎么也要请你回去。”

楚五说的,确实是王子芳的意思。秋瑾平时虽与他志趣不同,但生活上还是勉强维持。那天,王子芳晚上要在家宴客,嘱秋瑾准备,秋瑾照他说的办了。到晚上,他自己却和人一起去吃花酒了。秋瑾看宴席无人,自己也外出散心去了。王子芳回来,大耍夫威。秋瑾忍无可忍才避居泰顺客栈。后来王子芳自感理亏,在秋瑾出走后,再三托人寻找。

楚五今天见秋瑾形容憔悴,面带忧伤,一种质朴的怜悯之心,油然而生,进一步劝慰说:“夫人,一家人磕磕碰碰,总是难免。一个人长期在外,总不是个办法呀!”

香莲听了楚五的话仿佛想到了什么,忙抬起头,哽咽着说:“是呀,一直在外,最终咋办呢?”她擦了一下眼泪说:“像繁子夫人说的娜拉那样!”

吴芝瑛问:“什么‘娜拉’?”

香莲说:“啊,就是什么《玩偶之家》里的娜拉呀。吴太太,你还记得吧,上个月我和姐姐她们在你家里吟诗,繁子夫人(京师大学堂日籍总教习服部宇之的夫人服部繁子)说她不会作诗,就在一旁和我聊天。她说她新近读了个日文剧本,叫什么《玩偶之家》,很有意思。”

秋瑾抬起头,关切地说:“没听说什么《玩偶之家》。”

香莲说:“我也是第一次听繁子夫人说。她说,有个大富翁娶了个年轻妻子叫娜拉,整天叫她‘小宝贝’、‘小鸽子’,什么亲昵的名子都用上了。有一天富翁病了,正好家里没钱。娜拉为了给富翁丈夫治病,背着丈夫,模仿自己父亲的笔迹签字向别人借了钱,给富翁治病。富翁病好后知道了此事,不但不感激娜拉,反而骂她下贱、无耻。怕这种违法行为被人知道后连累了自己。这件事使娜拉忽然醒悟了,原来这个自私的富翁,并没有把她平等看待,并不尊重她,也不爱她。只是把她当木偶一样来玩弄。她感到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受了侮辱,气愤之下,离家出走了。我当时问:‘她出去以后怎么办呢?’”

秋瑾急忙插言问:“繁子夫人怎么说?”

香莲说：“她说作者没有写，她也不知道。”

秋瑾有些失望。在香莲叙述这个故事时，她听得很仔细。因为故事中的问题，正是这几日她苦苦思索的问题。

吴芝瑛也关心地说：“是呀！她出走后咋办呢？”

这时秋瑾扶着香莲站了起来，对吴芝瑛说：“芝瑛姐，这个故事很好，一定出自哪个贤哲之手。它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好的、必须正视的问题。这个问题不解决，女子永不会有好的命运！”

吴芝瑛和秋瑾都沉默了。秋瑾思前想后，向前看，仿佛看到些光芒，然而空旷、渺茫得很。向后看，她所熟悉的才女们的命运，是一连串的斑斑血泪。糊里糊涂泯灭于草野间的且不说，仅就有文字记载的说，有的顺应或屈从礼教成为“贞女”、“节妇”，成为礼教的殉葬品；有的叛逆礼教，大都是泣血的悲剧。唐代聪明贤淑、能诗能文的步非因，由于家人择偶不当，被粗暴的丈夫活活打死。《断肠词》的作者朱淑真，半生过着肝肠寸断的生活，呼喊着“鸥鹭鸳鸯作一池”的不平，含恨而死。明代写《愁盐诗词》的才女易暎娘，幼时丧母，姑母为了自身的后事，给易暎娘招了个生性粗陋、品德不端的人为婿。这位明眸善睐、能诗善画的姑娘，耐不住慢性的精神折磨，想到恨海无涯，遂起轻生之念，在24岁那年，烧掉诗稿和花鸟粉本，抑郁而死。万历年间，才貌俱佳的张倩倩，其夫纨绔失教，裘马轻狂，倩倩积忧成疾，刚到而立之年，焚毁诗稿，忧愤而亡……

上述女子的形象，一幕幕在她脑际闪过。她可怜这些因遇人不淑而早凋的芳魂。联想到自己，难道才女的命运只能如此？她又想到了秦良玉的勋名、沈云英的事业，还有那梁红玉……又想到倡导“男女平权”、“人权天赋”的谭复先生虽已经作古，可还有梁启超、康南海、孙中山先生。还有繁子夫人说的，日本女子已能自立谋生，中国女子又何尝不能？总之，生命不能轻掷，必须自求生路。

香莲看到她二人那严肃的样子，怕自己说错了什么，就自信地说：“就是这样啊！”接着自语似的往下说：“娜拉走后她能活下去吗？会有人欺负她、诱骗她吗？也不知后来是回到她娘家去了，还是又回到了她丈夫身边。”

是啊，娜拉的第二步迈不出，第一步就不会坚实。

秋瑾平静而坚毅，仿佛在表示：对娜拉出走后如何立身的问题，一定要做出回答。

(3)

三个女子正对这个问题思索答案的时候,后院又传来了那个少女凄厉的哭声。这哭声秋瑾前两日就不断听到,这次声音特别哀戚。时而夹杂着店主人的呵斥:“你们忍耐些,不要哭了,别的客人还在休息,大声哭叫,成何体统?”

这哭声使秋瑾阵阵心疼,就像十几年前听到香莲的哭声一样。她听过洋人的大声咆哮,听过阔人的呵斥,这些都没能使她动心,唯独这哀戚的哭声,她听着像针刺一样难过。她知道,这是弱者无可奈何的呼喊,是落难者绝望的求救。于是招呼吴芝瑛说:“芝瑛姐,咱们看看去,是谁在哭?”

他们一行来到后院,终于问明了原委。原来这里住着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汉和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。问他们身世,他们先是面色惊恐,一言不发,后经开导,才说实情。老者说:“家住在山西的黄土高地,连年天旱,颗粒无收。孩子的爹、妈连病带饿,接连死去。孩子的母亲临终前说,孩子有个舅舅在京城礼部做事,要我们去找他讨口饭吃。没想到,俺一老一少千辛万苦来到京城,哪知道他从光绪二十四年就不知去向。好心的老门卫对我说,她舅因什么变法犯了罪,朝廷正捉拿他哩,要俺们快走,免受连累。天啊!真是霜打独根草,风吹无衣人。我已大半身入土,死不足惜,只是孩子可怜哪!”

香莲听老汉一说,联想到自己的身世,禁不住“呜呜”地哭起来。吴芝瑛也在拭泪。

秋瑾问:“孩子的舅舅姓什么?”

“姓王。”

秋瑾不久前曾听说礼部一个姓王的主事,戊戌前因给光绪帝写过建议变法的条陈,得罪了礼部尚书怀塔布等旧臣,被牵连入狱。她边思索,边从衣袋里拿出些钱。只是她离家仓促,带的钱不多。正在犹豫中,香莲、吴芝瑛也都倾囊而出,把身上的钱拿出来放在秋瑾手里。秋瑾拉住老汉说:“老伯,这点钱够你们祖孙二人回山西的盘费了。京城既无亲故,那就快回去吧!”

老汉见两位太太这样好心相助,不知说什么好,忙拉住孙女说:“快给太太磕头。”孙女还没跪下,老汉自己先跪下了。秋瑾、吴芝瑛忙上前搀

扶,说:“老伯,不能这样,谁都有落难的时候。”

老汉站起来,感激地说:“请问太太尊姓,日后报答有时!”

他们没留下姓名,给女孩儿拍了拍身上的土,又劝慰了几句,让他们早日起程回家去。

秋瑾四人从后院出来,又回西厢房坐了一会儿。秋瑾暂时接受吴芝瑛的劝告,到廉家纱帽胡同新宅暂住。他们让店主人叫了一辆马车。路上,秋瑾和吴芝瑛在想繁子夫人讲的娜拉的故事;楚五在想王子芳、秋瑾这对夫妇的归宿;香莲却想的是山西女孩的不幸,她想着想着,又哽咽起来。

吴芝瑛问她为啥伤心,香莲说:“看到她就想到了我自己。12年前,我也是被姐姐救活的!”

吴芝瑛一听诧异了,因为她只知道香莲是秋瑾的妹妹。吴芝瑛说:“你小时候不是和姐姐一起读书吗?”

香莲擦了一下泪说:“吴太太你不知道。我是福建人,姐姐是浙江人,我们是异姓姐妹。”

吴芝瑛疑惑地看了秋瑾一眼说:“是吗,璇卿?”

秋瑾轻叹了一口气说:“这也是个不幸的孩子。”香莲说:“吴太太,我是光绪十五年,才认识姐姐的。此后,姐姐对我一直视如同胞。以后有了机会,我把我的身世告诉你。”

天真无邪颖慧女 愤感人间事不平

(1)

光绪十五年(1889年)夏天的一个早晨,曙色微明,残月在天。福建云霄厅同知(官名)秋嘉禾的内宅,一个天井院里,15岁的秋瑾英姿飒爽,腰系板带,足蹬软鞋,正在练她新近学的剑法。她“闻鸡起舞”的习惯,数月来从未间断。上午一般要读祖父给她指定的经史,下午母亲单氏要教她针工和诗词,晚上她可以自由阅读些诗歌和小说之类的杂书。

她对武术的热爱和追求,就是新近在祖父书房里找到的一本《芝龛记》,偷着带回自己的房中,阅读之后,才激发起来的。

《芝龛记》中沈云英替父报仇,英勇抗敌,后被封为游击将军的形象和功名,使她深受感动。更使她激动和神往的,是文武双全的秦良玉。她在国难当头时,跨马提刀,驰骋疆场,抗敌救国,千古留名。多么英雄而有意义的人生。读到兴浓时,常是深夜不眠,要母亲催促几次才

去安歇。

她当时曾提笔写下了自己的感受：

今古争传女状头，红颜谁说不封侯？
马家妇共沈家女，曾有威名振九州。

百万军中救父回，千群胡马一时灰。
而今浙水名犹在，想见将军昔日才。

.....

自那时起，她便一心想投师学武。她听说浙江萧山外婆家的舅舅和表兄武功很好，就几次要求母亲带她回萧山学武，可是仅去了几天，舅舅和表兄就因事外出了。那天祖父衙门里的王师爷陪她到衙门里玩，回来的路上，见路边空地上围了一大堆人。好事的秋瑾拨开人群一看，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和尚正舞动双剑，在此献艺。此人身材高大，英武健壮，浓眉大眼，表情严肃。舞了剑，又要起单刀。只见白光闪处，冷风嗖嗖。看的人连声喝彩。秋瑾更是羡慕不已。那和尚耍完后，面不改色，气不发喘，拿起钵盆绕人群一周，不卑不亢，边走边说：“各位施主，请给点香火钱，量力而为。”观众中有几个人给些零钱，有的见和尚托钵走到跟前，便向后退了几步。和尚明白意思也就走过去了。到了秋瑾跟前，和尚见她是个孩子，没有停留，隔过了这位少女，只向王师爷伸出钵盆。秋瑾却拉住和尚的胳膊，将身上所带的钱全部放在钵盆里。王师爷想去制止已来不及。和尚带着惊异的神色朝秋瑾看了一下，随即躬身一礼说：“多谢女施主！”

秋瑾付过钱，让王师爷先回去了，说自己还想再看一会儿。她见那和尚说话、献艺，态度虽然谦和，却自始至终没露出一丝笑容。看他神色，像有心事郁积胸中。和尚收完钱，又要了一场，人散了，和尚开始收拾兵器时，秋瑾走到和尚跟前说：“师父，我有一事求您，能答应吗？”

和尚抬头一看，是那位主动施钱的小姑娘，俯身问道：“小施主何事？”

秋瑾以央求的口气说：“师父我想跟您学艺，请您到我家，吃住由我安排。”

和尚看她是个孩子，虽然说得一本正经，未免有些儿戏，推辞说：“贫僧武艺粗浅，不过献丑而已，不配为人师表，小施主要想学艺，请另找高

明。”

秋瑾见他不肯跟自己走，有些为难。忽然眼珠一转，问道：“那……师父您住在哪里？”

和尚看这小姑娘眉宇间透着英气，想起她刚才往钵盆里放钱时那个豪爽的样子，心里很喜欢这个女孩子。于是如实告诉她说：“贫僧云游四方，本无定处，不过近几日就住在衙门西边的城隍庙里。不知小施主问此何事？”

秋瑾没有正面回答他，接着问：“师父您外出卖艺，一天能募化多少钱？”

那和尚不知这个天真的小姑娘为啥问起这来，淡淡地笑了一下说：“为庙里募化香火钱，多少不计呀！”

秋瑾见那和尚不肯说，看了他的钵盆，除了自己给的，那些零钱合起来亦不过二三两银子。看罢向和尚一抱拳说：“师父再会。”随即转身走了。

第二天，秋瑾收集了母亲平时给她的四两银子，说是要到爷爷衙门里去。一大早出了门，来到城隍庙，找到了那和尚的住处。那和尚拿出兵器正要出门卖艺，一见秋瑾来了，便放下担子问：“小施主来这里可有事吗？”

秋瑾上前施了个礼，并掏出四两银子说：“师父，您今天不必出外卖艺了。这是我给的香火钱！您出去卖艺，募化一天也不过这些，我全拿了。您愿收我为徒更好，不愿收徒也好，请您教我些武艺，行吗？”

和尚没想到这个女孩竟如此热心武功，看其衣着风度，知道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家女子。不教吧，小姑娘如此执著，而且面带英气；教吧，又不知这姑娘的来历。正在犹豫，秋瑾上前从和尚的兵器担上拿下两把宝剑，递给和尚一把说：“请师父教我。”

和尚还是犹豫着说：“请问姑娘，当下皇上又不开女科，学此雕虫小技有何用处？”

秋瑾见他还是不肯教自己，便说：“我不是为了科考，像那沈云英、秦良玉都没有科场功名，却能建功立业。要报效国家，急人之难，不会武功是不行的！”说罢跪地便拜，说：“师父，请受我一拜！”

和尚见这个姑娘如此年幼，却抱负不凡，求艺之心又如此执著，不禁心里高兴，忙上前扶起说：“施主不必，不必，我教你就是！”

从此，每天上午秋瑾准时来这里跟这个叫“大开”的和尚学艺。开始

几次都带些银子,后来大开和尚坚持不要钱了,每天上午前半晌向秋瑾传艺,后半天仍外出卖艺。两个月后,秋瑾学了刀法、剑法,还学了几套拳脚。每天教的新课,第二天她都能熟练地给师父表演出来。和尚日不错影地在这里等她,秋瑾也不误晷刻地来到这里。

(2)

一天上午,秋瑾正急匆匆到城隍庙去,路过同知衙门,见门外挤满了人,还隐隐听见一个女人的哭声。秋瑾一向好奇,不由挤进人群想看个究竟。好不容易拨开了人群,只见一个年逾花甲的老太太和一个八九岁的女孩子,衣衫褴褛,满面泪痕,正跪在地上哭诉,面前放着一大张白纸,是事先托人写的状子,上面有她的冤情:

民妇金大妮泣血哭诉:李庄教民王二狗,在光绪十三年,公然入我宅院,辱我儿媳。我儿告到县衙。县太爷说没有证据,不予过问。后来王二狗入了洋教,更加有恃无恐,三番五次到我家来,并把我儿打伤。不久我儿死去。此后他更加放肆,辱我儿媳。我再次告到县衙,县太爷仍说证据不足,将我逐出。我儿媳不甘受辱,又无处申诉,忧愤之极,悬梁自尽。王二狗害得我们家破人亡,至今逍遥法外,无人过问,求同知老爷公断……

秋瑾没有看完,就义愤填膺,不由自语说:“这种无赖之徒,竟无人敢管,狗官都干什么去了?!”说罢,看那女孩面目憔悴,形容枯槁,秋瑾一股怜恤之情油然而生,问道:“小妹妹,你叫什么名字?”女孩儿答:“叫香莲。”秋瑾怜惜地问:“你饿吗?”那孩子低声说:“我饿,我两天都没吃东西了。”

秋瑾从身上拿些钱,递给小女孩说:“你先去买些吃的。”说罢径直向衙门跑去。

不一会儿,秋瑾拉着王师爷出来了。边走边说:“爷爷经常对父亲说:‘为官要体恤民情,解民疾苦,做不到这点便是禄蠹,不是好官。’这类事他怎能不管呢?”

王师爷说:“同知大人外出有公干哪!”王师爷显出真诚的样子。

王师爷是个饱读诗书,而又做事谨慎的人。他瘦高个子,面目白皙,